

诗密·拉菲特酒庄 波尔多葡萄酒旅游的先锋

在20年里,达尼埃尔(Daniel)与佛罗伦斯·卡提亚(Florence Cathiard)夫妇将诗密·拉菲特酒庄(Château Smith Haut-Lafitte)变成世界上最美的葡萄酒旅游胜地之一。

对话整理/Jérôme Baudouin 摄影/Jérôme Baudouin 译/十二花树

La Revue du Vin de France (以下简称RVF):你们刚刚添设了新的品酒专用厅——“橙园”(l'Orangerie)。一旦拥有了一个列级酒庄(Cru Classé),持续地自我创新是否就成了责任?

达尼埃尔·卡提亚(Daniel Cathiard,以下简称“D.C.”):实际上这算不得责任。我觉得,我们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喜欢一切都“有所变化”。我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。

佛罗伦斯·卡提亚(Florence Cathiard,以下简称“F.C.”):格拉夫地区的某些列级酒庄之所以值得视如珍宝,并非只是出于历史原因。这些酒庄在往昔岁月里曾经兴盛一时,然后,长达几世纪,它们的主人把自家的葡萄酒领地当做是周末度假休闲的好去处,于是任凭葡萄园“放任自流”。当我们获得诗密·拉菲特酒庄之时,立刻引来整个佩萨克-雷奥良(Pessac-Léognan)法定产区的注意目光。我们周围的列级酒庄和我们一样,同样渴望光复往日辉煌,同样显示出相当的活力,他们也希望对现状有所改变。

RVF:你们并非继承葡萄酒家族产业,在寻求改变的过程中,如此的出身对你们来说是否反而成为一种优势?

D.C.:假如您是通过继承而得到一处产业,通常来说,您确实会比较保守。当我们初到马蒂亚克(Martillac)之时,由于具有外部经验,所以更具有批判精神。不过这是一种积极性的批判,充满了改变现实的愿望。

RVF:1990年年末,你们得到了诗密·拉菲特;1999年开设旅馆,2000年开设欧缇丽温泉SPA会所(Le Spa des Sources de Caudalie)。请问你们的动机或是原动力是什么?

D.C.:起初,我们并没有想把精力过多地放在葡萄酒园旅游方面。我们收购了一家半死不活的列级酒庄,因此最初的雄心当然是让这家酒庄重现辉煌。但是,由于我们来自城市,所以我们不想让葡萄园仅具有乡村风味,而是希望它能与波尔多城更为亲近。所以葡萄酒园旅游的概念应运而生,当时这一词汇还不存在,在马蒂亚克甚至没有一家旅馆!

■ 诗密·拉菲特选择向波尔多市靠拢,这一选择显示出葡萄酒旅游业务更具战略性特点。■

F.C.:说个小故事,当我们的SPA会所初开之时,当地人以为我们是开了个动物保护中心(SPA,也可以是Société Protectrice des Animaux的缩写),于是带着猫儿狗儿找上门来。在那个时期,在葡萄酒法定产区开设旅馆被视为野狐禅。

RVF:是什么让你们决意投身于这样的一个规划?

D.C.:1991年,我们曾到加利福尼亚的纳帕谷访问。如果说在葡萄种植方面我们确实没啥可学的,那么在招待游客和举办活动等方面,与波尔多相比,那里可是遥遥领先的。那

时,除了靛次伯酒庄(Château Lynch-Bages),波尔多的葡萄酒产业均将公众拒于门外。靛次伯酒庄的老庄主让·米歇尔·凯兹(Jean-Michel Cazes)确实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。

RVF:那么,你们是否觉得,20年来事情已经有了进步?

F.C.:很可观的进步!这恰恰要归功于让·米歇尔·凯兹或阿兰·朱佩(Alain Juppé,曾任法国总理、波尔多市市长、法国外长)这样的人,甚至也包括我们。今天,波尔多是一座绚丽夺目的城市。市长完成了很精彩的业绩。我对普

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市(Aix-en-Provence)很熟悉,曾经认为它是法国最美丽的城市,但是现在,我要修正自己的判断了。

D.C.:另外,波尔多的这一变身过程恰与欧缇丽葡萄美容会所的发展同步进行,因此我们的会所从中受益匪浅。今天,当我看到,人们乘坐客轮前来这里,就在市中心停船上岸,真是觉得太好了。另外一个活动对这一切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,那就是波尔多的葡萄酒品鉴会。它已成为葡萄园生活中的重要社交时刻,极大地增强了波尔多的声誉。如今,每一年,在全世界诸个红酒重镇当中,波尔多都傲踞于中心地位,而我们也因此受益。

达尼埃尔·卡提亚与佛罗伦斯·卡提亚
(Daniel Cathiard et Florence Cathiard)
出生日期与地点:佛罗伦斯于1940年代末出生于贝济耶(Béziers);达尼埃尔于1944年4月27日出生于格勒诺布尔(Grenoble)。
职业:酿酒师
个性特征:彼此互补,另外热爱当代雕塑,散位于葡萄园中的收藏品即为明证。
最钟情的酒:对于佛罗伦斯,在2008年品饮一瓶1945年份的木桐·罗斯柴尔德酒庄(Mouton Rothschild)葡萄酒,让其欢喜得泪盈;对于达尼埃尔,则是在葡萄酒品鉴会上发现2010年份的威登庄园(Vieux Château Certan)葡萄酒。



达尼埃尔与佛罗伦斯·卡提亚以及他们的爱犬巴罗(白色拉布拉多犬),他们将诗密·拉菲特酒庄改造成一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型葡萄酒旅游胜地。



卡提亚夫妇不仅致力于创建温泉会所，更为提高葡萄酒的质量而投入大笔资金。

■ 正是源于新世界葡萄酒诸国的威胁，我们才不断进步。确实如此！
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波尔多才知道应该展现自己的抵抗能力和适应能力。■

RVF：在你们的眼中，“葡萄酒旅游”（Oenotourisme）这个词语的含义是什么？

FC：我不喜欢这个缩合词，这个词貌似涵盖一切，但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明。部分原因要怪那些政治领导人、那些专业决策机构，他们利用这个词弄出了一个诱人的陷阱。我可以举出一大群法定产区的葡萄酒商，可能没有我们有名，有些不为人知，却也在客房与接待设施方面花费心思，进行投资。但这一切可不是随性而为，而是一个专业行当。必须了解入住客人的需要，要把早餐直接送到他们的床边，要保证把借出去归还回来时泥泞遍体的自行车检修一新，随时可以提供给客人使用。赢利可绝不是自动生成的，它需要某种基础，来吸引客户更愿意在此方面消费，而不是去露营或购买名牌。一些酒庄位置优越，又有林木森森可以将玲珑小屋散布其中。其他酒庄不具备任何一条类似的条件，但却灌输说，葡萄酒旅游业是新的乐土！对于诗密·拉菲特来说，最初的年头那是相当的艰苦。我们不得不逐渐地完成这一领域的专业化。

D.C.：尽管如此，我们依然认为葡萄酒旅游为葡萄园提供了另一条发展的方向。这一发展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复兴。

RVF：是什么促使波尔多人开始愿意对外开放？

FC：两个因素起了作用。一方面，莫里亚克时代（莫里亚克，François Mauriac（1885-1970）：法国小说家。他出生在波尔多，因此他的小说情节背景多以布满葡萄园的波尔多为主——编注）所描绘的美丽场景已经从社会中消失了。您明白，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代，第一代人在古堡中悠然地度过一生，第二代却变得勉强维持生存，第三代则只能领到三箱酒庄出产的酒作为股息分红。

这一切促使家族纠纷的产生。于是伊甘酒庄（Yquem）出售给了LVMH集团，而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。一座古堡酒庄是一种国家遗产，运营成本高昂，所以维持不易。好在属于“莫里亚克”的一代人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交接，连同他们的处世准则和保守的做事风格一起带走。取代他们的一代人开始游历于世界各地，四

处工作，懂得应该摆脱那些主张波尔多葡萄园自我封闭的保守观念。第二个方面，则是全球化与竞争。正是源于新世界葡萄酒诸国的威胁，我们才不断进步。确实如此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波尔多才知道应该展现自己的抵抗能力和适应能力。

RVF：你们还会继续到国外旅行吗？

FC：我们平均每年旅行一次。在旅行中，我们看到了西班牙的葡萄园、意大利皮埃蒙特与托斯卡纳的葡萄园，当然，还有美国的葡萄园。关注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是十分重要的。

RVF：从接待游客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胆创新等方面来说，你们最欣赏哪个产区？

FC：毫无疑问，是纳帕。一周七天持续开放，引入旅馆，提供专业化的招待，添设团队参观项目与各种商店，这些都是那里的人首创，以社交形式出现。葡萄酒旅游乃是从纳帕谷诞生的。是加利福尼亚人发明了这一概念。🍷